

C L A S S I C

古典推理文库

M Y S T E R Y

——密室经典系列——

九九神咒

[美] 安东尼·布彻 著

Anthony Boucher

傅玉安 译

NINE
TIMES
NIN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九神咒

Nine Times Nine

[美] 安东尼·布彻 著 傅玉安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NINE TIMES NINE by Anthony Boucher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8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Beijing Branc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8-18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九神咒 / (美) 布彻著; 傅玉安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10

(古典推理文库)

书名原文: Nine Times Nine

ISBN 978-7-80762-883-5

I. 九… II. ①布…②傅… III. 推理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3768 号

书 名: 九九神咒
著 者: [美] 安东尼·布彻
译 者: 傅玉安
策划编辑: 张晓辉
特约编辑: 伤痕 ellry dsky
责任编辑: 杨 洋
装帧设计: 书衣坊·朱赢椿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883-5
定 价: 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导 读

◎ 伤 痕

《九九神咒》——致敬的密室经典

1940年诞生的《九九神咒》注定会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其作者安东尼·布彻(Anthony Boucher)是美国著名的横跨科幻、推理两界重要的评论家、编纂家和作家。

安东尼·布彻

安东尼·布彻 (Anthony Boucher, 1911-1968), 美国科幻、推理小说作家及评论家, 著名编纂家, 1946、1950、1953年三届非小说类艾伦坡大奖, 1958、1959年编辑类的雨果奖。

布彻是侦探小说史上重要的启蒙者之一。布彻基本上确立了侦探小说乃至广义 mystery 中各个独立的流派划分, 例

如硬汉派,传统解谜派,警察程序派,悬疑派,间谍小说派,幽默推理派等等。所有的这些流派都是平等的,相对独立发展的。没有什么流派是高高在上的。布彻对于美国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时代重要的评论家。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推理小说迷聚会被称为“布彻大会”(Bouchercon),现在《EQMM》(El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的专栏评论家 Joh L.Breen 的评论写作方式跟布彻几乎完全相同,比尔·普洛奇尼(Bill Pronzini)及夫人梅西亚·米勒(Murcia Millar)编写的《1001 夜》(1001 Midnight)包含了大量的推理小说评论文章(大都是 1941-1985 期间的),这些文章的风格,推介等等,都和布彻的很类似。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到 1968 年布彻逝世期间的二十多年,他一直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侦探小说评论作品。他的大量评论是那个时代侦探小说史的研究基础,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史上最重要的侦探小说评论家,编纂了《为娱乐谋杀》(《Murder For Pleasure》)的霍华德·海克拉夫曾这样评价布彻的评论:“布彻的评论确立了现代推理小说评论的基调。”布彻早期曾经推荐和评价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分后来获得了艾伦坡奖。他长期在两大阵地上撰写专栏评论,这两大阵地分别是《纽约时报》(面向大众读者)和《EQMM》(面向高端读者),霍华德·海克拉夫就是布彻的忠实读者,他在布彻和奎因的影响下,最终开始了自

已推理小说评论家的职业生涯。他也是科幻推力界的伯乐，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界的许多大师，例如罗斯·麦克唐纳和菲利普·狄克，都是因他的大力支持而出道、创立基业。

毫不夸张地说，布彻是推理小说评论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最重要的评论家。

安东尼·布彻曾评价埃勒里·奎因说：“埃勒里·奎因就是美国侦探小说。”

那么毫无疑问，安东尼·布彻就是美国侦探小说评论。

九九神咒

1981年霍克主持的密室书单的评选，曾选出史上最权威的密室书目，《九九神咒》名列第九。

安东尼·布彻曾长期活跃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NWA)的聚会中，深受当时侦探小说创作大师们的影响。奎因、卡尔·劳森、布彻曾常在一起讨论侦探小说的创作，而这一讨论小组毫无疑问是史上最才华横溢、星光闪耀的创作小团体。奎因和卡尔两位大师创作出无数经典名作，劳森也有传世名作《死亡飞出大礼帽》和数篇经典短篇。同样身为重量级评论家的布彻，也曾试着创作侦探小说。

1940年的《九九神咒》是一篇精心创作的密室小说。原版扉页曾写到：献给这个领域最伟大最富技巧性的大师，约翰·狄克森·卡尔，落款安东尼·布彻，浓浓的友谊之情洋溢在

字里行间。作品中以《三口棺材》中的密室讲义为纲领,讨论起作品中的密室。类似的密室爱好者所创作的以专门解决密室和致敬为目的的作品还有许多,例如德里克·史密斯(Derek Smith)的《唤醒恶魔》(Whistle Up The Devil)和克雷顿·劳森(Clayton Rawson)的《死亡飞出大礼帽》。这些作品都文风富于挑战趣味,作品中满是有关密室的历史、原理及诡计类型的讨论。《九九神咒》同样是水准相当不错的一篇,作品中的密室诡计相当精巧,因此也得以长时间位列欧美、日本密室书单之中。

《九九神咒》是一篇优秀的侦探小说,也是史上最重要的密室小说之一。

九九神咒的威力被彻底摧毁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麦特·邓肯正在查阅洛杉矶各报的档案资料，为一篇针对陆续实施又徒劳无益的低俗滑稽歌舞检查制度的特稿做笔记。这个主题很有卖点；可以加上正风小组临检的新闻照片……麦特越想越满意自己的工作，一时之间甚至忘了对图书馆的禁烟规定感到不悦。

可是当他翻到一九四〇年复活节周日的厚厚一大叠报纸时，他立即忘了低俗滑稽歌舞这回事。版面上浮现一则则编辑刻意编在一起的相关新闻。麦特记得当天早上他读过报纸。他一定读过；可是他不记得曾经看过这些小新闻。当时这些新闻一定毫无意义；他眼神呆滞地看着哈里根、马歇尔和哈斯佛等人的名字。但现在他明白了；这是那件案子的缩影——一篇预知记事。

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显然是出自将来想当专栏作家的年轻记者之手：

复活节延迟一个星期

一九三九年的感恩节也许早到一个星期，但今年有所补偿了。一九四〇年复活节延迟一个星期。但别让这件事影响你在总统初选的一票。这项传统上的震撼，并不是来自华盛顿。

事实上，据光明之殿的领袖哈斯佛表示，这根本不是摇撼传统，这就是传统。哈斯佛知道，他当时就在现场。

你知道，因为哈斯佛是永世流浪的犹太人^①，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而当你坐在光明之殿看着霓虹灯闪烁在他的黄袍上，不知怎的，你就是不想驳斥这样一个小小的论点。

“福音都错了，”哈斯佛昨天向世人宣布，“真正的福音是我三年前在西藏某个喇嘛寺发现的亚利马太的《约瑟福音》；在福音中你们将读到基督在逾越节过后的那个礼拜五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也记得是这样才对。

“因此我们光明之殿将在洛杉矶小规模带头庆祝真正的复活节。迟早所有的基督教会都将加入我们。”

记者对这第一手证词佩服得五体投地，因而忘了

^① Wandering Jew, 据说因其嘲弄了受难的耶稣，被罚流浪至耶稣再现。

问黄衣人，福音中是否提到复活节那只兔子。

光明之子——麦特边看报纸边想——在当时的确可笑。正适合用打字机打笑话比思考还快的毛头小子。当后来全洛杉矶都在讨论哈斯佛时，麦特不知道这名记者是否写了任何相关报道，当时许多人都看到了光明，更多人对私刑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笑得出来。

接下来的一则新闻也许有其好笑之处，但是记者刻意忽略它：

律师重新开始公共活动

“沉默对一个人的灵魂有益。”

这是洛杉矶名律师 R. 约瑟夫·哈里根，昨晚在他暂停政治活动四十天之后对大众的交代。

“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哈里根在哥伦布市骑士团的后四旬斋戒宴上说，“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在公开演讲时不会掉入愤怒这个可怕的罪恶里。有鉴于此，我在斋戒期间停止所有的公开演说。

“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灵魂有义务，对自己的国家也一样有义务。我很高兴我的沉默期已经结束。我乞求上帝保佑我，让我别发怒，也祈求他让我永远都不会丧失我的义愤之力。”

如往常一样，哈里根的演讲行程表排得密密麻麻。

这星期他将对女性选民联盟、青年共和党、农民联盟和圣名社发表演说。

再来是一则藏在报尾的小新闻：

礼拜堂捐赠典礼

明天，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伯大尼玛莎修道院的新礼拜堂将由约翰·J.坎特维尔主教揭幕。礼拜堂为艾伦·哈里根捐赠，以兹纪念筚路蓝缕的鲁夫斯·哈里根。

第三则有关哈里根的消息在出版情报栏上：

《从我的绵羊身上剪毛》，A.沃尔夫·哈里根著，修订版，冒险屋出版。揭发宗教诈骗的新书，必读——特别是在洛杉矶。

麦特猜想，在那个复活节周日，好事又善推理的人早就能将这四则新闻拼凑在一起。沃尔夫·哈里根的姓名可以和乐善好施的艾伦及四处演说的约瑟夫串连在一起；而他的著作主题显然和哈斯佛有些关系。但就算是平静休会中的第欧根尼俱乐部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①也无法将这四则新闻

^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哥哥。据说他的观察力比弟弟更强，平日常去孤僻者组成的第欧根尼俱乐部，详见《归来记》中的《希腊语译员》和《最后致意》中的《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和第五则连在一起。

尸体身份确认

上周三在迪波工会附近的铁轨上发现的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今天确认为J. J.麦迪森,五十一岁,退休标本师,家住巴勒摩路二二三四号。泰伦斯·马歇尔警官经由追踪死者身旁被压碎的眼镜编号,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之前由于尸体无法确认而延宕的验尸程序,将在明天进行。

那项确认工作干得好,麦特心想;不过,当然,他现在对马歇尔的这种实力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很好奇验尸报告怎么写,也想知道对于报纸将自己和所谓的“灵体杀人案”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在一起,那位退休标本师有何感想。

对于接下来的新闻,也许凡事喜欢假设的迈克洛夫特很快就能进入状况:

陪审团对“占卜师”意见分歧

赫曼·萨斯默,也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印度宗师马侯帕达亚·维拉圣南达,在华伦·席尔法官解散无法针对他诈财做出一致判决的陪审团之后,昨天又开始自由地替人占卜。

萨斯默被大陪审团以使用各色墨水替寂寞妇女算

命的罪名起诉时，一名地方专栏作家替他取了“城市占卜师”这个绰号。据说墨水的颜色是根据妇人所付的金额多寡而有所不同。

谣传陪审团收贿，结果十一票对一票做出无效的判决。

最后一则新闻，当然，和黄袍并无直接关联，只是将麦特扯进这件案子罢了。新闻内容很简洁：

二十二名作家遭解聘

工作计划局昨日宣布，为了节省开支，加上必要的地方性赞助难以募得，本月底将解聘地区“作家补助计划”中的二十二名作家。

在复活节周日早上的六则新闻中，这是麦特读得最仔细的一则。

复活节之后的那个周一（当天伯大尼玛莎修道院的哈里根纪念礼拜堂揭幕），他是在办公室得知这项消息提早上报的。人事部尚未将解聘通知发出去，甚至将等到周末才宣布谁将收到解聘通知。大概是某个知道自己将被解聘的人在这段过渡时期草莽行事——这是投机分子才想得出来的事——不人道地忽略了此事对所有不知即将被砍头的同僚所造成的影响。

倘若被解聘的人是——唉，他以前在私人企业服务时就被解聘。资历最浅的人总是第一个被开除。也许你会再找到一份新工作，然后公司删减人事支出，你又成了新人。所以他又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白天找工作，晚上写言情小说。有时候小说卖得出去，泰半的时候则否。

麦特仍然非常年轻，但他现在已经对辞职有某种程度的痛恨。唯有想到从前那段日子他才笑得出来，那时他一有足够的钱就会带女孩子出去，女孩子则会滔滔不绝地说：“那么，你是作家啰！哇，那一定很好玩！”

麦特试着不去想解聘之事。他振作精神认真地读着圣母教会史，仿佛打算留下来完成工作似的。但偶尔，在孜孜不倦的同时，他心中悄悄升起一股无助的希望，希望自己相信正在读的这些东西，这样他至少可以简短地祷告祈求别遭到解聘，借此缓和心中不安。

这么做其实无济于事。就像乌秀拉修女后来经常告诉他的，对我们最有益处的祷告才会应验。而且倘若他不是那二十个人之一，他就会（发表一份出色的低调陈述）失去一些有趣的经验。

然而，谁要是在三月最后那个悲惨的星期五对他说这些话，可真是自讨苦吃。解聘通知正好在那时公布，麦特得知他是二十二人之中的一个。

一星期前，就在耶稣受难日当天，他来到广场上的圣母

教会——他的研究主题——勉为其难听了三小时布道。他一丝宗教上的感动也没有，却莫名其妙地对这悲伤的一天——从地球绕行太阳的周期中挑出的二十四小时，生命一片黑暗——印象深刻。这有点像精神上的日食。他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那小时发生的事决定它的颜色，而非由日期来决定。但如今，这个星期五的夜色更黑暗了，他走在浮华的缅因大街上，开始恍然大悟。

他并不认为作家补助计划是铁饭碗。年轻气盛的他对计划中老一辈的成员——他称他们为职业作家——不大服气。他希望能自食其力——不接受补助，光靠自由撰稿维持生活。那并不轻松，在办公室或图书馆研究八小时，然后回家挤出一个可能卖钱的极短篇，或者（写起来较愉快但比较不卖钱）继续写一本写不完、偶尔才出现雏形的长篇小说。但是，作家补助计划却有某种程度的保障，无论抽屉里堆了多少退稿，仍然还有作家补助计划给付的支票。然而，现在呢……

他以为看一场滑稽歌舞表演可以减轻痛苦。但现在，在无人预订的包厢里，他觉得让如此污秽的表演侵入他阴郁的情绪实在是种亵渎。台上的人正准备表演脱衣舞时，他走了出去，并找到了最近的酒吧。

“想请我喝一杯吗？”穿着二手晚礼服的女孩问。

“不想，”麦特说。

“请我嘛。像你这么帅的男人不应该寂寞。”

她将椅子拉近他。

“我不能请你喝一杯，”麦特小心翼翼地说，“因为你是幽灵。市议会和州政府公平局已经宣布你们不存在。他们说緬因大街已经扫荡干净，再也没有吧女。所以就算我请你喝一杯，你又怎么能喝？你不在这儿。”

“你可以试试看。”

“不必。”

“好吧。假如你这样想的话……”

麦特注视着吧台后面的镜子。他想，只有吧女才会说他帅。基本上，或许他的脸不难看，可是那道疤也不会让他好看到哪儿去；疤痕从他的左太阳穴清楚地划过脸颊，几乎连到嘴角。

以当时兄弟会入会仪式出状况之后，大伙匆匆采取的秘密措施而言，其实这道伤复原得不算坏，但确实留下了疤痕。而且他那头蓬松发丝中数不清的白发看起来既不惹眼，也不突出，只是让他看起来像个怪人。他对着镜子皱起眉头。这根本没让黑色星期五好过些，自怨自艾正是镜中人的写照。

他喝干裸麦威士忌，把小玻璃杯推向吧台另一边，再放了一个一毛和一个五分镍币，不说一句废话。在等着酒保送酒来的这段空档，他从镜中看着吧女的新猎物。现在这个人她绝对可以说他帅，而且帅还不足以形容。弧度正好的前额

以及长度适中的胡子,每一项都完美无瑕。即使刻意整理过的头发也恰到好处,看起来不会流里流气。以缅因大街的水准而言,穿着也很讲究——只是极有可能在晚上被抢。

他身上还有种别的气息,某种熟悉的感觉。接着,他那长着一对长睫毛的双眼在镜中与麦特的目光交会。

“葛瑞格!”麦特大喊。

“麦特!”另一个人大叫。

“我想,你们两位帅哥想单独聚一聚吧,”吧女说,随即昂首阔步离去。

倘若麦特停下来思索一会儿,或许他会记起他和葛瑞格·蓝道从未喜欢过彼此。事实上,当麦特身为兄弟会的预备会员时,当时念大三的葛瑞格还得间接为那道疤负责。更重要的是两人的阶级有别,或者更正确地说,两人的开销有如天壤之别。一九二九年念大一的麦特享有财务自由,这对一九四〇年的他来说实在不可思议;不过即使如此,当年他和蓝道——洛杉矶六大经纪人之一——的儿子,也不属于同一个圈子。

但是麦特已有八年没见过葛瑞格·蓝道,这样偶然的重逢让他心情愉快舒畅。而且,这对他也许有好处。于是他们热络地握起手来,彼此亲昵地呼叫对方的绰号并互问别后的状况,就这样一直聊到另起新话题。

葛瑞格一口吞光他的曼哈顿后,看着麦特的杯子。